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 三十八、孤篷夜話 截浪駛輕舫

沈、姜二人睡時天已快亮，因睡前王鹿子力囑，明日傳授內家口訣白陽圖解不比尋常，非將精神養好不可，限定午前起身。又說一經傳授便要練到黃昏月上，稍微飲食再練，直到子夜過後才能完畢。這第一步乃是考較各人功力，以定傳授次序。二人均恐到時精力不濟，又知王鹿子的特性，不敢違背，互一商量，索性遵照師命安心睡去。等到睡足起身，日色業已老高，匆匆走向洞外，尋來溪水洗漱之後，一看師父正在上洞石崖自練功夫，不敢驚動。昨夜四具賊屍業早移去，打掃乾淨。二人知時尚早，匆匆回到洞內，取些現成食物吃上一飽，便在斜對面崖頂上面朝著上洞用心察看，剛悟出好些妙用，王鹿子忽令二人去往後洞，照著日前傳授用功，跟著便來考問指點，並用手法在二人身上按摩揉弄。

頭幾日因是初練，急於學會，真氣真力往往順逆相差，這類速成的練法沒有高明人在旁照看本極危險，稍微氣血逆行，不能歸一凝練，自然流走，輕則半身不遂，重則送命。總算二人根底紮得極好，王鹿子更是行家，靜心傳授之外並還仔細照料，每練白陽圖解必定守在一旁。二人也真聰明，共只上來錯過兩三次，均經王鹿子運用手法和本身真氣代為揉弄，當時渡過難關，並還增加功力。後雖無事，王鹿子仍是守在一旁不曾離開。半月以後每日功力大進。王鹿子見二人天資穎悟，肯下苦功，也極高興，當時誇獎說「難得」。

光陰易過，轉眼一個多月，二人自己也覺功力大進，遠非昔比。中間王鹿子又傳授了一種用內家真氣所練手法，學成之後，眼前無論何物均可當作暗器使用，如將功夫練到極點，便是一花一草之微，發將出去也可碎石穿木，中人立斃。隨同白陽圖解練成，縮骨鎖身之法也在未幾天中將它學會。

二人不料成功這快，雖聽師父說應敵雖已夠用，便遇上異派中的能手，也能應付，只是功力尚差，以後還要努力勤習，能夠這樣已出意料，自然高興非常。

這日想起，初從師時每隔三日必要回去一次，後因食物尚多，無須往取。樊茵、萬芳又非平常女子，每次回去問完近日功課，必勸二人多用點功，無事不須回來。而各位師長每日又多打坐練劍，難得見到，見時也是起身日近，勉強用功的話。二人一想，回去無非和諸同門談笑上一陣，拿點食物轉來，並無意思，於是後半月起便難得回去，勻出工夫練習以前師傳武功和那兩件兵器。

這日二人一算日期，從師將近一個半月，已有十天不曾過崖探望，打算明朝抽空回去，就便探詢何日起身。

王鹿子忽由洞中走出，手裡拿了兩口從未見過的寶劍，通體長只二尺，拔將出來宛如一泓秋水，寒光耀目，削石如腐，鋒利已極，交與二人每人一口，笑說：「你們那兩件兵器甚是觸目，尤其沈鴻的三折鉤連槍乃昔年老淫賊燕雙飛的獨門兵器，容易被人識破，此去帶在身旁，早晚難免被人發現，雖然想好一套說詞，到底不可輕用。

「這兩口寶劍乃你諸師伯所贈，用作防身利器不在原有兵器之下。好在白陽圖解中的劍訣你們業已學會，今夜稍微指點還可增加好些變化，以後再如用功，江湖上便少敵手了！」上人大喜拜謝。

姜飛無意中得此好劍，急於歸報喜信，正和王鹿子說明朝回去半日，齊全忽然越崖趕來，朝王鹿子禮見之後恭身說道：「諸位師長方才得到信息，岳州那面須早派人前往臥底，二位師弟如能勝任，三四日內便要起身，不知大師伯尊意如何？」

王鹿子笑答：「他二人近來功力大進，我雖不曾得信，也想岳州之行早去為妙，正想命他二人明日回去無須再來，稟告諸位師長，說他二人業已學成，最好早點起身，先往作一準備。既然如此，我只稍微指點劍法變化，沒有多少時耽擱，不必再等夜來傳授。你可等在一旁，就便長點見識，看他們學完，今日便一同回去吧！」

齊全忙答「遵命！」

王鹿子隨令二人比劍，自在一旁指點。按照平日傳授，把一套劍訣練完，重又將劍要過，令三人留心記准，由單而雙分別演習一遍，隨口指點其中妙用。末了再令三人照樣演來。三人均是會家，經此一來更多加了功力。二人心喜自不必說，便是齊全來此傳話，無意之中得此高明指教，也是喜出望外，高興已極。

沈、姜二人自然依戀，行時再三拜謝。

王鹿子笑說：「你們以後多救點人，多做好事，便算謝我。人生遇合不過如此，何必這樣戀戀不捨呢？前途正事要緊，你們去吧。方才忘對你們說，我不久也要離此他去了！」

三人辭別王鹿子越崖回去，眾同門因二人多日未歸，俱都想念。雖知齊全前往送信，沒想到當日下午便會回轉，見面自極高興。樊茵、萬芳、杜霜虹三女同門近日情分越深，出入必偕。萬英有時也跟在起，四人說時剛剛做完功課，同往萬氏兄妹所居洞中學做點心，一聽三人同回，都趕了來，問知圖解業已練成，學會劍訣，還各得了一口好劍，越發歡喜，多向二人討教，問那用功經過。

姜飛笑答：「每次回來我們均以直言奉上，從未藏私，你們近來學得怎樣？聽王老前輩說，白陽圖解前段二十七解乃紮根基的功夫，關係雖然極重，還可同時領會；以後三個二十六解雖較容易，但須按照它的次序一步一步向前學去，絲毫差錯不得，你們兩姊妹恨不能一下學全，如何行呢？」

萬、杜二女同聲嘆道：「飛弟最喜裝模作樣，看沈大哥多好，有問必答，我們向他求教也是一樣，不問你了。」

樊茵正和沈鴻在旁相對說笑，聞言回顧，笑說：「飛弟所說不假，便沈師兄也是這樣說法呢。」

姜飛方說：「我不是成心吧！你問沈大哥也是一樣，學不蹭等，我又不是不說。不過話說大長，各位師長尚未拜見，反正有三四天才走，想等閒時再說罷了。二位姊姊問得這樣急法，稍微說錯，無益有害，何苦來呢！你看巔師兄和啞師弟稍微問上幾句便走開了，佟師兄呢，如何不見？」

沈鴻聞言一看，同門都在，只佟振一人方才匆匆一見便自走開，彷彿沒有以前親熱，不知何意。

正欲往尋，段無雙忽然走來，和沈、姜二人談了兩句，便說：「各位師長功課已完，此時可以請見了。」

齊全聞言當先走去，眾人跟在後面。沈鴻回顧佟振也由林中走出，仍和癩、啞二人一路，以為事出無心，這幾個師兄弟知道自己和姜飛各有愛侶，萬英、姜飛又是至親，並且相交在前，到底要深一層，多日未見，難免有話要說，因此避開，不過比別人走遠一點，並無他意，念頭略轉也就罷了。

這時，湯八夫婦、李玉紅三人已走，洞中只各位師長同在一起用功，剛剛完畢，眾弟子進門之後，仍是天寒老人棘荊和樂游子二人領頭髮話，指示機宜。俠尼花明和真布衣也略說上幾句，崔老人和黑衣女俠明月光雙劍夏南鶯向例不多開口，只各說了兩句慰勉的話。

眾人一聽前途的事這樣艱險，都代沈、姜二人擔心；沈鴻、姜飛卻是心志堅定，絲毫不以為意，反因成行在即，心中高興。為了眾弟子情深，朝夕相聚，沈鴻、姜飛第一次離開，還有三日便要起身，別遠會稀，諸老俠特地放了三天假，令眾弟子隨意歡聚，就是用功也在一起，專一練習打對子應敵，無須靜坐再練內功。

眾人聞言越發高興，聽完諸老吩咐相繼走出，在白蓮磴聚會了三日。沈、姜二人自不免各尋愛侶背人情活，都是一些互相勉勵保重的話。

回山第二日佟振也隨眾人一起說笑同游，只不似以前親密。姜飛也有一點看出，本是同門至好，向無意見發生，也未聽人有什

話說，和沈鴻一樣，均當佟振是恐妨礙小夫妻們敘別，不願夾在中間，有意避開，全未放在心上。臨走以前一日，雖覺樊茵等三姊妹對於佟振也似格外淡漠，心雖稍微有點驚疑，但因就要起身，段無雙又忙著為二人餞行，情意殷殷，當夜樂游子和天寒老人又將二人喊去，重加指示此行機宜和應辦之事。

所有男女同門因快分手，日常都聚在一起，樊、杜二女和萬氏兄妹之外，齊全在江湖上往來多年，人都不知他的姓名，但那鐵笛子的外號業已傳遍江湖，結交的人甚多，尤其是那湖湘一帶的苦人雖不說是盡人相識，提起鐵笛子三字幾乎婦孺皆知，走到哪裡都能得到這些天真樸實、心地善良的窮苦農人照應。眾人平日雖有一點耳聞，因齊全不大肯說，也就無人理會。

這時為了二人就要上路，前途形勢那麼艱險，仇敵那樣兇惡的威勢，如不得這些窮苦的土人相助，想要混進賊巢難如登天，因此把自己以前經歷和此去可以相投的人家幾個好友至交分別說出，以備萬一之用。沈、姜二人自是心喜，連聲謝諾，仔細靜聽。

齊全所說的話又多，並還開了一張單子，把前途所去何地，何人可以相助，有何力量，用什麼方法與之相見開了出來。二人均知此舉關係重大，前日師長又有向大師兄求教之言，只顧聽他談論，極少離開。姜飛自不便當人把萬芳喊在一旁探詢。次日一早又要起身，雖然昨夜商定眾同門一齊送行，要送到前山口外方始分手，但是大家都在一起。

樊茵人又穩重，早就暗囑沈鴻：「我們將來雖是夫婦，情深愛重，此時總是同門兄妹，應和別位師兄弟一樣，不可露出厚薄親疏，使人笑話。何況話已說完，大家都差不多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，本無背人的話，何苦那樣小家子氣呢！」

沈鴻對於樊茵最是敬愛，自己也覺都是同門，單把愛侶引往一旁密談不好意思，隔夜議定都送到前山口為止，樊、杜、萬三女隨眾同回，並不遠送。姜飛幾次想問均無機會。雖見佟振夾在人叢之中，始終無什話說，偶然應答均帶強笑，與以前和沈鴻相對談笑風生，投機親熱情景不同，尤其良朋分手之際，前路那樣艱險，雖然說過幾句慰勉的話，也是隨眾敷衍，神情並不親切，雙方同門好友素無嫌忌，怎會如此？

心想，小姊妹們多半親熱，這三個女同門平日都說佟振人好，近一個多月來忽然不提，也從未和他同在一起，偶然相見也似比對別人冷淡，其中必有原因。料定萬芳定知此事，幾次想問，苦無機會。後來仔細察看，越想越不對，方要借故把萬芳引往一旁探詢，前面不遠已是前山口，當日又有廟會，途中香客遊人往來不絕，急切間又想不起用什麼題目連他兄妹一同引開。

正在尋思，佟振忽然滿面笑容湊近身旁，笑語懇懇，全是惜別之意。沈鴻左邊是樊茵，右邊是齊全，正在低聲說笑，佟振好似不便擠上，專向自己一人致意。姜飛暗付，對方同門至好，萬芳、杜霜虹都是口直心快，如有何事，就大師兄們不說，早有人談起，怎會全無動靜，也許此人有什為難的心事。

三女同門又都擔心自己和沈大哥，不願得和他說笑，也未可知。細一回憶，由往隔崖練圖解起佟振方始改了常態，每次回來為時不多，不曾留意，直到臨走這兩天方始看出。

也許此人心高好勝，見他從小隨師，平日用功那樣勤苦，見自己和沈大哥入門不久，竟蒙王太師伯垂青，後來居上，只一個多月光陰便將圖解學成，他和癩、啞二人乃天寒老人弟子，算起來還是王大師伯的記名弟子，至今圖解尚有一半不曾學會，前日向師請求下山行道，未蒙允許，反被師父說了幾句。

我比他年紀小好幾歲，反和沈師兄當此重任，難免量小忌妒，被眾同門看出，別人還好，三女同門不是未來愛妻便是至戚，情分上自要深些，覺著既是骨肉之交，誰能出眾向上都是一樣，不應這樣自私，因此看他不起。佟振外表謙和文靜，內裡剛愎自用，當然生分起來。

大家都是少年人，暫時意見不投，久了自會和好，何況大師兄年長有德，最受眾人敬愛，有他在內解勸更無話說，過上些日必能恢復原狀。念頭一轉，覺著第二次所想有理，否則佟振如犯大過，休說同門輕視，師長也必責罰，決不相容，就此丟開，山口也同時到達。

沈、姜二人便照隔夜預定，同往山鎮小酒鋪中要些酒菜，同飲敘別。按照師命，二人本應水陸並進，先坐上一段船，覓一偏僻之處登岸，把齊全所贈易容丸取出，換了形貌，同往岳州進發，中間還要尋人交一封信，見面之後再往前去，水陸兩路聽便。

齊全恐二人心急，行時再三囑咐：「此去務要聽師長的話，作為兩個外省新回的少年文士。好在沈師弟是本行，又是湖南人，岳州還有一家親戚，到不得已時也可暗中前往投奔。姜師弟也讀過書，這一兩年人已成長，高了不少，像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不像以前郎公廟對敵時幼童神氣，只要留心謹慎，必能混進賊巢無疑。

「但這一路上到處都是仇敵的爪牙耳目，內中好些開有各種店舖，照樣公平買賣，生意也頗規矩，不看出來人形跡可疑輕不發難。一被識破，立發傳牌通知各地黨羽，由此到處都是荊棘，危機密布，或明或暗，休想逃出羅網。雖然你兩弟兄外表斯文，又似兩個尋常行客，沒有財帛在身，不會放在他們眼裡，對頭這大聲勢，心明眼亮的黨羽決不在少。

「儘管你們內功頗好，真氣內斂，外表不易看出，事情到底難料，小心為上。師長原定下手時期至少還有三五個月，甚而一年半載都不一定，重在打入他的內部，並非忙此一時。前日再三叮囑，照著尋常路客走得越從容越好，並還水陸交換，便由於此。此去無論搭輪乘車，對方是什麼人，均不可露出本來面目。

「第一要將以前忘記，把假事當作真事去做，才可免去好些枝節險難。等到深入賊巢，見了為首群賊，事情反倒好辦。這班惡賊雖然兇險狡詐，排除異己，大都有點愛才，而又自私心重，你只尋到一兩個，表示願意做他心腹，哪怕明言以前曾在四叔獨手丐門下，因犯師規前往投奔均可無事。

「只將武當山白蓮從師學藝，以及與各位師長相識之事隱起。王、諸二老和垂天鵬凌翼所殺群賊之事更提不得，這些話二師叔和各位師長已都說過。二位師弟只記住我的話和昨日所說那些人的姓名住址，和江湖上過節不要忘記，包你成功無疑。

「老河口搭船容易，你們先僱一船，到孔家灣上岸，易容之後由旱路經樂鄉關通往雙河口，再由旱路去往荆門山中，把師父的信交到，由此去往岳州，如何走法都隨你們的便了。」眾人談了一陣各自慰勉握別，齊全等八人仍作遊山的人轉回山中。

沈鴻、姜飛各帶一個隨身包裹依言上路。趕到老河口，天才申未之交，先想搭一裝客貨的大木船，後一打聽，船早開走，要到明日早起才有。姜飛還不怎樣，沈鴻離家年久，又知強佔胞妹的殺父仇人業已遷往岳州，舅父年邁，近來光景不知如何。師命雖令從容，早走一天先往探望舅父也好。

正和姜飛商計，忽見一十五六歲的舟童趕來笑問：「客人坐大船並不便宜，我和爺爺送客來此，就便販貨回去，業已停當，船上還空著一片地方，二位客人正好搭載，船飯錢只比大船便宜。只是我們本錢不多，不能將船裝滿，否則客人想要搭載我們還不肯呢！我們的船雖然稍小，但我爺吃這行飯已有好幾十年，日夜均可行船，多大風浪他都不怕，船也結實，只往湖南境內，中途無論何地均可上岸，你看可好？」

姜飛見那舟童口齒伶俐，人甚聰明，卻不帶奸猾相，也頗投機，此時不願投店又無處可去，只往一看，船雖不大，但是木料堅固，打掃清潔，艙底業已裝了不少貨物，中艙卻空在那裡。

船家是一老頭，鬚髮皆白，人卻精神強健。雖覺船家只此祖孫二人，行駛大江長河之中，並可日夜趕路，非但精力過人，事實上難辦到，所說未必可靠，但見船家祖孫神情和善，動作輕快，知是久慣操舟的人，難得那麼乾淨明爽，除操舟的人太少而外，無一處不對心思。

同時發現船頭上還有兩片藥綁在船舷上面，都在船頭前部，每面各有一個鐵樁，似備打槳之用，當時也未理會，笑問：「老人家貴姓，操舟勞苦，如何不用兩個伙計？」

老頭答說：「我姓桑，沒有名字，同行船家因我年輕時會用雙槳，都叫我桑鐵槳，又叫桑老鐵，客人叫我老鐵好了！此是我孫兒桑盆子，自我兒子死後只剩祖孫二人，往來江漢之間，乘客，載貨都來。休看船小人少，包你平安。你們如不放心也不勉強，不

過明日搭船須要尋那人、貨最多的大船，有那三五商客包下的大船好壞卻是難說。

「目前吃空手飯的人太多，就是船家好人，也難免於遇見外來的兇險。二位想是年紀大輕，初次出門，由外路來，不知這裡底細。實不相瞞，方才如非孫兒說二位客人忠厚人好，我們也不會多事。我貨物裝得差不多，船中雖有空地，並不在乎這點船飯錢的好處，不對心思的人，他要僱我的船，還恐因他惹事多生枝節不肯載呢！」

姜飛雖覺這祖孫二人比別的船家神氣，老的鬚髮全白，二目還是黑白分明，看去決不像個歹人。又聽這等說法，料知近來兵荒馬亂，水旱兩路均不清靜，商客必常遇劫，與其搭那大船，因船中客貨太多，引起盜賊生心，倒不如坐這一條艙面全空的小船免得使人注目。

即便中途有事，憑自己的本領也能應付，如坐此船清靜舒服得多，好在各人只有一個衣包，以前未用完的銀子又都貼身藏好，看不出來，不會引起壞人注意。

念頭一轉，笑說：「這樣乾淨的好船求之不得，我們不過在開封多年，剛剛回鄉，不知這裡虛實，略向老人家打聽兩句，有什麼不放心處？船飯錢請先說出，我弟兄好作打算。」

老鐵笑答：「這船是我自家的，我祖孫二人總要吃飯，不過每日多兩升米，我們日夜賣苦力氣，家中人少，飯菜並不太壞，我想客人一定能吃，並不為你添菜，一共值不了多少，到了地頭隨意給，多了不謝，少了不爭，如何？」

姜飛看出老人豪爽口直，知道這類走江湖的船家不能一例而論，便不再說。沈鴻出門向以姜飛為主，當時議定，二人又無什行李，跟著舟童彙盆子升火燒飯。

姜飛和沈鴻在艙中把床鋪好，走出一看，聞得飯香，業已快熟，旁邊小火爐上還燉有一鍋肉，另外好些魚蝦準備熟炒，方覺船家方才不曾上岸，怎吃得這樣好法？

盆子回顧二人走出，笑說：「客人運氣好，今天菜多，還有酒呢！爺爺行船全看風色，不論日夜，遇到好風我們輪流睡覺，只用一人掌舵，半夜也走。難得今天十四，天晴月明，風向正對，飯已燒熟，就要開船，客人如其不餓，到了前途再吃吧！」

說時老鐵業已將船啟旋，盆子立往相助，一前一後用長篙將船撐往湖心，到了中流，走出一段，乘著晚風將帆拉起。老鐵在後撐舵，盆子先還手持長篙獨立船頭之上，不時朝水中刺去，遇見對面來船互相招呼，挨得稍近時用篙一點便交錯而過，動作極快。

姜飛見他小小年紀，身量和自己差不多高，拿著那又粗又長的竹篙竟會那樣輕巧靈便，一點也不吃力，心方奇怪，打算試他一試，恐露形跡，欲言又止，方說：「你真有本事，小小年紀這大手勁！」

盆子已將未一篙拔起，懸向舷外，把篙上水點滴盡，插向舷旁，笑嘻嘻回轉身來，把飯鍋放向一旁，準備煎魚。

沈鴻誇他能幹勤快，這樣繁重瑣碎的事絲毫不慌亂，盆子笑答：「這個有什希奇，做慣的事和練武功一樣，久而自成。我看見過一位船客那本領才大呢！我們外行人學得會麼？你們讀書人讀書寫字還不是一樣容易？」

說時，二人似聽後船家咳嗽了一聲，盆子話也說完，姜飛一眼望到舷旁所綁雙槳，每片長達一丈以上，木料看去十分堅實，兩柄已磨成槽，又光又滑，知是用過多年之物。

暗忖，這類半大的船應該搖櫓，如何用此雙槳，船形也與常見不同，從未見過，前圓後尖，形如蝌蚪，雙槳分明常用，每片重量少說也七八十斤，木色發黑，幾類鐵製，看去十分沉重，何人有此大力用它划船而進，又不像是擺樣子神氣。

見盆子一邊做事，一邊望著二人，滿面笑容，大有親近之意，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這兩片槳少時也要用嗎？」

盆子毫不驚疑的答道：「這個我還划他不動，就是爺爺近年年老，能省力就省力，不是有什急事趕路和風浪險惡輕易不用。用起來這船便是逆風逆浪，也比尋常的船快好幾倍，休說客人看了希奇，便我們看慣的人也看了好玩。照今夜這樣天色，只恐看不成功，明日不知有望沒有，好在要走三天才到呢！你二位如和我爺爺談得投機，請他把路趕快一點，只一答應便見到了。」

姜飛早就覺出操舟老人性剛口直，問時語聲本低，盆子答話更輕，說完又囑二人：「遇事不要多問，爺爺並不願意載客，此是我的主意。他老人家雖不十分和氣，坐我家的船一定平安，並非我爺爺有什倚仗，只為操舟年久，年紀又老，相識人多，誰都知他薄本薄利，辦貨不多，每月至多往來一次，自家夠用便算，極少代人載貨，欺負我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太不光棍。

「爺爺和我爹娘以前又做過幾件好事，人都曉得，小的水賊不敢欺負，怕引出別的事，大賊不好意思。有那乖巧一點的商客時常托人來說好話，出了重價，想將我家的船暗中載貨，十人倒有九人拒絕，極少答應。今日是我見你二位渡口打聽客船時一會工夫，連幫助了四個苦人，都是暗中周濟，沒有讓人知道。

「你們並非有錢的人，這樣義氣好心從未見過。你對內一窮漢所說勸令謀生的話更有道理。每一個人都有心思力氣，暫時窮苦自所難免，就此倚賴他人救濟，沒有志氣，如何行呢？我越看你們越好，目前水路太不乾淨，再走幾十里你便看出，前日便有兩船人貨在江中遇盜，人財兩失，還死了好些人命，擄去兩人，恐你們明日誤上賊船。

「有的船家雖不與水賊通氣，但是有名水賊照例不傷船家，有時還要分紅。他們為了生活，不肯與賊合流，也不說破，客人闖得過是運氣，出了事也與他們無關。好在目前官府貪污無能，只會要錢，沒有大不了事，他們以船為業，不載客貨如何謀生呢。

「有時事情太大，商客告到當官，恐受連累，便換地方，連船帶家逃往遠處，好在強盜不傷他們，於是連家中妻兒都在船上。有的連伙計都不用，改由自家下手，鬧得一班沒有船的篙師幫人不上，也和水賊成了一黨。

「這班都是善良人民，為了生活所迫，再受水賊誘迫，雖會一點水性，本領不高，出事犯案他們倒霉，受刑送命，搶來財物歸賊頭所有，分到一點殘湯冷飯剛夠衣食，不做又要餓死，真叫可憐。遇到這樣朝廷官府有什法想？」

沈、姜二人一聽，那麼重大的木槳，老鐵竟能運用，大為驚奇。盆子所說又極入情入理，越說越投機，天也快黑起來，老鐵祖孫本定客人先吃，二人自然不肯，結果因要一人掌舵，不能同食，這才改為祖孫二人輪流陪客。

船家老鐵性頗孤傲，先對沈、姜二人神情落漠，無多言語，後見這兩少年船客詞色謙和，對人誠懇，不由生出好感，改了笑容，幾杯酒一下肚，話便多了起來，所談都是官貪吏酷、惡霸橫行、豪紳大族倚仗財勢、欺壓善良，以致民不聊生、盜賊讎起憤慨的話。

後又談到水路不靖，船客困在水中無路可逃，遇上水寇比在旱路遇見盜賊更難逃命。他這條船如非船形奇特，往來多年，兩子在日相識人多，又從不肯載貴重客貨，做那誤己誤人之事。一般水寇知道此船無什油水，便奪了去值不了多少錢，並還岔眼，外行也不會用。

這班水寇都在沿江隱僻之區藏伏，少則五六人，至多四五十人做一伙，駕上幾條小船往來打搶，不似洞庭君山那伙江洋大盜，水旱兩路全部設有大寨。拿了船去無處存放，再被兒子生前那班好友知道還要仗義拔刀，惹出亂子，至少也是兩敗俱傷，想想大不值得，不肯下手。

我祖孫二人因此才得吃這一碗說苦不苦、說甜不甜的粗茶淡飯，每次往來都是自家載物販賣，夠了全家老少三四人的衣食也不多求。好些同行均勸我靠著兩個兒子的情面往來販運，每月多走兩次便可發一小財。其實他們不明白樹大招風、財多引禍的道理，這等荒涼年間，能夠溫飽已是萬幸。老河口往來的大小舟船連走川江的少說有好幾千，能夠終年無事、不往外碼頭避禍的能有幾隻？

我們全靠沒有貪心，剛剛夠用，人家才不來看相，否則全船共只祖孫二人，一老一小，人家當真怕你不成？沈、姜二人守定大師兄齊全所說，少年人走在外面多聽少問，和氣當先，遇事留心，不可放鬆小節之言，對於老鐵祖孫二人早已留心，只管敬老謙和，並無多言，見他酒酣耳熱，神態越豪，心疑此老不是常人。

想要探詢，恐其多心，方想等他自家說出再好沒有。哪知老鐵話到此間為止，底下都是一些不相干的閒話。

沈鴻始終沒有多口，姜飛忍不住想要探詢，老鐵忽然笑道：「只顧陪二位客人吃酒談心，忘了天已不早，孫兒大概早就餓了。今日順風，共總不到兩個時辰已趕出三十里水路，前面望娘灣龍子河口有一村鎮，那裡熏臘出名，船到那裡還要停泊一下，順便代人帶點東西，乘著滿空明月還可趕出不少水路呢！」

二人見天早人夜，將圓明月早由東方天邊升起，船上燈也點好，沿途經過兩三次大鎮均未停泊，聞言聽出前面鎮上稍微靠岸，買點東西還要起身，聽這口氣果是連夜行船，暗忖：這老少二人連夜行走，哪有這大精力？方想回問，老鐵說完已往後艙走去，覺著小的年輕口快，容易探詢，船家雖無惡意，無須戒備，如是江湖異人，與之結納，豈不多一朋友，師父和齊師兄雖然命我小心，我只不露出形跡也無妨礙。

想到這裡，等盆子走來同坐，因先吃飽，只作旁觀，見他吃得甚香，笑問：「你餓了吧，辛苦你了！」

盆子看了二人一眼，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，共只趕走三十里水路，還是順風，掌舵之外不須人力便覺疲倦，要是遇見逆風惡浪，連趕他個兩三日夜水程怎麼辦呢？像今天這樣又舒服又痛快的事我還覺著難得呢！」

姜飛方想乘機探詢這樣江寬浪大，波浪滔滔，是否真個深夜行舟：忽然覺出右面江岸大片山野之中走上好長一段不見一點人煙，許多田土也都荒蕪，無人耕種，到處長滿野草。來路前半段偶然還見江邊有人撒網扳罾打魚的人，大都身材枯瘦，衣不蔽體。

離開老河口才十餘里，除卻偶然迎面來船而外，這長一段江岸難得見到人的蹤跡，有時發現一些人家村落，也都殘破不堪。兩面山色江景卻是雄麗清奇，使人應接不暇。船靠右岸行走，對岸不知是何光景，由黃昏前到現在，沿途江岸上休說人煙人跡不曾發現，連雞犬均未見到一隻。

這好一片江山，怎會如此荒涼？因是初次經過，覺著奇怪，便把方才想問盆子的話收住，正問沈鴻那年由湖南出來，可曾由此經過，是否這樣荒涼殘破之境？臨江都是肥田，怎會聽其荒廢，無人耕種？便江中物產也有不少，怎不見人打魚經營？這一帶聽說都是有名的城鎮和魚米之鄉，沿途並無盜賊蹤跡，這等衰落是何原故。

沈鴻還未及答，盆子已氣憤憤說道：「如非地方富足、魚米之鄉，還不會被這些貪官土豪糟蹋成這個樣兒呢！真要深山荒僻之區，土人見官家拿糧不管事，還要欺壓，他們受逼不過，群起反抗，官府拿他無可如何，倒也安然無事，日子過得滿好。最苦是這類膏腴之地，貪官污吏之外加上土豪惡霸重重壓榨，一絲也不放鬆。

「老百姓先被他們暴力盤剝，白受一年辛苦，所得的糧不夠官私兩面的剝削，還要身受官刑，先賣田產，後賣妻室兒女。等到田產賣光，妻離子散，連和人家去當牛馬都不能保得衣食。強壯一點的不是去做人家一世奴才，當那長年佃工，便是入山為盜，老弱婦女十九逃亡，田地自然無人耕種。

「可恨這班貪官惡霸明明有田有地可以生產，偏要逼得人家死走逃亡，有地不能耕，有田不敢種，鬧得人越少，田越荒。他不想法子減租減糧，使人緩一口氣，把逃荒的人抓回，反倒往死路上走，人越少，田越荒，收入越少，他反而搜刮得更凶，官私兩方打成一片，專和老百姓作對，卻不想這些出力生產的人真要死盡逃絕，剩他們有限幾個坐享現成福的如何能夠享受下去。

「再說誰都有一口氣，休看這些大城大鎮駐有官兵，人們怕他凶威，暫時還可苟安，不像別處偏僻小縣，隨便幾個人登高一呼，馬上殺官造反。但是人心一樣，真要受逼不過，照樣一哄而起，他那高房大屋、嬌妻美妾還是保守不住，不說天理人情，便照他本身利害來說也不該做得這狠。老百姓最好說話，你只叫他稍微有條生路便可無事，他偏殺雞求蛋，豈非蠢到極點！」二人見盆子一個舟童，竟明白這些道理，大為驚奇。

遙望前途湖灘上蘆葦叢生，明月斜照波心，清光如畫。江風陣陣，夜涼如水。江面上已無船影，靜蕩蕩的只聽波濤打船之聲。夜來景色越發荒涼，正問望娘灣還有多遠，忽然發現前途江岸樹林中似有兩三點燈光閃動明滅。因相隔遠，和螢火蟲一樣，隨同船身行進隱現不停，料知市鎮將到話還不曾出口，猛瞥見一葉輕舟由左岸截江斷流斜駛而來。

先已看到月光照處只是一小條黑影隨波起伏，只當江中飄過的樹枝之類，不曾在意。就這互相說笑幾句話的工夫業已駛近，漸由洪濤之中現出全身，剛看出是條小船，前後各坐一人，後面的是個白衣少女，手持雙槳略一起落之間，那船便和箭一般對準自己的船射來，眼看就要撞上。

盆子面容驟變，隨手剛操起長篙，看意思似想朝船點去，忽然「噫」了一聲忽又放下，那船已照准自己船腰猛衝過來。船頭上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頭，竟如沒事人一般。二人定睛一看，不禁大驚。